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九

明 楊士奇等 撰

用人

宋哲宗元祐元年右正言朱光庭論司馬光甍當謹於命相上奏曰臣竊以君臣之義均乎一體股肱或傷何痛如之司馬光天生正人為陛下出整齊法度惠養元元内則招俊乂以在官外則鎮蠻夷而斂衽其精忠貫

天地大節扶邦家正直格神明康濟逮黎庶佐佑聖政除去敝事十有八九朝廷已清明矣天下已安樂矣光雖疾病中夜心王事造次顛沛未嘗離去以至盡瘁沒身至誠至公古人無與比可謂之真宰相矣陛下乍失良弼痛傷應深今司馬光身雖歿而孜孜為朝廷深意願陛下勿忘也司馬光之才業人或有之其愛君愛民之心求之天下未之見也愛君不敢欺愛民惟恐傷而今而後陛下每見敢欺罔吾君者願以司馬光為法逐

而勿用也然則欺罔者何以見之謂吾君不能居仁由義而又不能陳善閉邪惟能逢迎其惡者是乃欺罔者也每見敢殘虐害民者願以司馬光為法逐而勿用也然則殘虐者何以見之厚斂以困其財勞役以竭其力窮兵黷武置之危地是乃殘虐者也此皆司馬光平生之深疾願陛下常存此心以察群臣使公忠進而欺罔退宣弟興而殘虐亡則司馬光之死猶生之年也方今朝廷法度雖已修而未全惠澤雖已施而未浹正在陛

下堅初志思至忠勿惑小人邪說而忘司馬光所以為
朝廷孜孜之意不可變易已行政事也明堂大禮已畢
張璪必當罷去陛下勿固留善退之可也命相陛下必
有以處之執政中尚闕兩員除授之際宜取天下之公
望以忠厚公正器識宏遠可以勝大任者任之勿為近
習所惑妄有所許則言者不敢負職事除授既得其人
臣亦非妄言矣伏望聖慈預深思慮擇任賢臣以幸天
下

光庭又同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劉光世論楊畏除御史不當狀奏曰臣等伏見朝廷以御史闕員屢詔近臣俾舉所知近者本臺及兩制等數以名聞未嘗采錄中外疑惑莫知所謂及再令舉官敕下略出事因如葉伸穆衍則曰已係省郎陳鵬則曰已係監司臣等既見指此為不應格遂於常調通判資序中以田陳古張徽充薦二人者皆敦厚剛正可任言責㸃奏以來於今兩月未蒙朝廷有所簡拔今日乃聞以楊畏為監察御史

竊惟祖宗之制所有命近臣舉言官者蓋耳目之任不欲置執政之私人也今兩制等奉詔舉官不合大臣之意則妄以監司省郎為觧拒而不用楊畏不係所舉之士又見充永興軍路提刑未審朝廷何名除授臣等後來所薦既非監司省郎即合依公掄選它日苟不稱職自可併坐謬舉之罪今既未嘗試之以事而便謂其才不堪取舍任情殊無義理伏望聖慈追還楊畏新命止令於兩制等舉到人内選差庶使祖宗之法不至墜廢

第二狀曰臣等近嘗論奏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臣等伏覩祖宗故事天禧二年二月詔左諫議大夫樂黄目知制誥陳知微於常叅官舉公清強敏才堪御史者各一人臣等竊惟聖訓皆有微㫖何者御史之任所以糾察百僚苟非剛正無私不可濫居此職故先須擇舉主使之引類是以受詔者知明主睠倚之厚博簡忠良被舉者體朝廷責任之嚴敦尚名節得人之盛無愧前古厥後方令兩制貿次舉官當時議者已謂無善惡皆

得薦士故多非其人然未嘗專出於執政也今兩制等初以名聞則猥曰已係監司省郎更令別舉後來所薦既以應格則又棄而不用乃以私意外名楊畏且畏見授永興軍路提刑獨非監司乎前日以此拒人而今日躬自蹈之威福自任反復如此舉官之詔遂成空文祖宗之法日益廢壞臣等竊為陛下惜之況二聖臨御仰成輔弼若言路漸布私黨則政事闕失何由盡達天聰為大臣之計則安為陛下之慮則疏矣伏望聖慈鑒前

代奸邪蒙蔽之患循聖人開廣聰明之理罷畏新命以
示至公
第三狀曰臣等已兩曾論奏楊畏差除不當至今未奉
指揮竊觀祖宗以來尤重風憲之任必得公正之士付
之彈劾之權所以糾察百僚振肅綱紀雖在人主未嘗
敢以己用之必命近臣與本臺長貳更互奏舉以協中
外之望如畏者初無自立之譽又非應詔之薦忽蒙簡
拔甚喧物議昔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法度為事每於

言路多置私人持寵養交寖成大弊今朝廷之政率由舊章豈容臺臣更蹈覆轍伏望陛下審察事理罷畏新命再令近侍各舉所知庶得端良不廢故事

第四狀曰右臣近以三次論列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竊聞議者以謂本朝嘗用舊人乃欲持此沮抑公論臣伏覩祖宗以來雖有復名之例率皆風節暴著為搢紳所服如呂晦之類者方可不用奏舉再授言職今楊畏從王安石之學議論駁雜及呂惠卿用事又傾心附

托緣紓亶之薦得為御史觀其所主固已刻薄考其素履多復乖異豈可為有故實妄引匪人臣竊謂朝廷不至之才如此之甚伏望陛下審察義理罷畏新命庶幾言路純一衆聽不惑

第五狀曰臣近已四次論列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臣竊惟御史之官朝廷雖有復名舊人之例謂宜審其才實參以公議如畏之趨向乖僻附麗奸邪縉紳之間多所鄙薄非獨出於臣之私言也況元豐之末已嘗任

用在職之日苦無建明雖粗曾彈擊貴近亦是承望權臣風指為之鷹犬今若不考其素輕授風憲臣恐匪人得進浸壞言路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檢會臣累奏事理早降指揮罷畀新命以稱陛下為官擇人之意

監察御史上官均論宰相不當闗決細務上奏曰臣聞朝廷設官分職所以治事位有高卑則事有煩簡事有煩簡則心有勞逸位尊者宜逸不逸則不足以謀天下之大務位卑者宜勞不勞則不足以理天下之庶事夫

宰相之職彌諧人主運旋樞極其視百官位尊任重天下之事無所不總然而所該者衆則力有不逮致詳於小則大有不及此勢之必然也昔漢陳平為丞相文帝問以決獄錢穀之數陳平以為當責廷尉内史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隂陽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此可謂知宰相職任矣唐太宗嘗謂房喬曰公為僕射助朕廣耳目訪賢才比聞閲視訟牒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屬左

右丞大事關僕射此言宰相不當親細務也臣竊見比年左右僕射每至都省閲視訴牒多及百餘少不下三五十又省吏呈稟文書與夫常行細事不知其幾方陛下臨御之初講脩百度左右大臣所宜虚心盡謀董正綱紀以副陛下求治之意今則視聽分於訴牒智慮勞於細務臣竊恐政教之大要生民之大利病人才之能否禦戎之操術繫天下之安危治亂者有不暇深思而詳講將有偏弊不舉之處臣竊為陛下惜之今之左右

二丞與夫六曹尚書其於謀主體斷國論分領列部委寄選任不為不重臣欲乞以省中事務類分輕重某事為關尚書某事為關二丞某事為關僕射尚書可以覽決者不必關二丞二丞可以決者不必關僕射如是則位愈高者任愈大任愈大者事愈簡事愈簡者心愈逸事簡心逸則天下之大務得以熟慮而詳究長策遠馭建萬世之基業較省覽訴牒勞心細務利之小大固相遠矣

諫議大夫孫覺乞收還給事中新命且在諫職上奏曰
臣竊聞有旨除臣給事中聖恩深厚所不敢當然臣伏
見前後執政大臣每臺諫臣僚言有及之者多遷官以
寵之使罷言職尋即令人刷扶徴細過差逐之使去以
報其私忿言事官不顧大臣威勢斥言其罪乞行黜免
者所以報主上之恩行言守之責也何至言未絶於口
而身已擯於外不惟人主威福移於大臣之家又使上
為朝廷不顧忌諱直節敢言之士慄慄危懼不保其身

豈可不為朝廷惜哉臣近因見御史翟思在神宗朝論韓縝受人私饋馬先朝不為施行翟思為國子司業進神宗挽詞誤落韻亦小過耳言者及之謫守臨江軍御史黃絳言縝為相非才即還降國子司業罷其言職臣見仁宗朝言事臣僚為國盡忠於大臣無所避忌者仁宗終始保全之故言者敢肆直言以報國恩一時名臣多由此出如臣微眇流落于外十有五年神宗晚歲始賜名還朝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臨政之始首蒙擢寘

經筵去年七月中始供諫職如臣愚賤前後言事不合
聖旨者不可勝數宜在斥逐之日久矣今者蒙恩遷給
事中於臣之私極為榮幸然臣前後論縝未蒙施行一
日去職使縝得挾怨中傷臣實未知死所今日在得言
之地尚可布露本末為陛下言之一日去職怨嫌已成
如翟思黄絳有希縝意旨中臣者臣雖欲自辨不可得
也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收還給事中新命使臣且在諫
職他日韓縝去位之後別有差遣臣不敢辭

二年尚書左僕射呂公著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上奏曰臣伏思陛下自臨政以來慈仁寛大判別忠邪於輔弼之臣每加優禮故得上下安樂人情悦服今來韓維必是進對之間語言乖謬上觸龍鱗然維昨與范百禄爭論刑名等事若以為性強好勝則有之亦未見奸邪事迹若以奏劾臣僚當有章疏則自來大臣造膝密論亦未嘗須有章疏比來批語所罪恐未足以宣示四方兼維素有人望久以直言廢棄陛下始初清明方蒙

收用忽然峻責罪狀未明慮必讒嫉之人飛語中傷以
惑聖聽況五六十年來執政大臣不曾有此降黜恐中
外聞之無不驚駭自此人情不敢自安臣又竊思皇帝
陛下春秋方富正賴太皇太后陛下訓以仁厚之道調
平喜怒以復仁祖之政若大臣倉猝被罪則小臣何以
自保臣受陛下恩與常人不同意欲致君於堯舜措國
於不傾以報陛下故今來雖當雷霆之怒不敢愛身以
陷陛下於有過之地伏望少留聖慮其批降指揮見只

在臣處收掌聽候聖旨

中書侍郎呂大防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上奏曰臣今據呂公著封送錄到降付中書省御批指揮一件為門下侍郎韓維面奏范百祿不當守本官分司南京及稱一面繳奏元降指揮臣竊詳韓維忠讜有素士望甚重陛下自初臨政擢維於沈滯之中委以柄用賢士大夫莫不稱頌盛德為之相慶一旦忽以奏事差失遽行譴責恐非所以風示四方開接衆正之體公著不令

臣知一面論列必已竭盡至誠上禆聖治伏望天慈詳察特為開納況維所坐至細止是拙於奏陳未可加以重責若此命一出則人人有不自安之意繫今日治體之根本伏望深思而熟察之少息雷霆之威使全臣子進退之分臣不勝至懇至願

尚書右丞王存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上奏曰臣昨日赴崇政殿上壽聞班列中口語籍籍云韓維罷知外州問之皆不知所因臣雖未審端的然衆聽驚駭若遇

敕黃過省然後論列則徒紛紛無補闕政是敢不避冒死之誅罄陳誠款惟陛下留聽伏見維秉心端亮有古大臣之風在熙寧元豐間以論事不合久斥外任陛下臨御首先拔擢寘之經筵遂參柄用天下公論以為朝廷得人觀維辭氣慷慨亦自謂老年被遇君臣道合千載一時故每激厲思有補報至于刑名小事一一盡心議論之間多所詆忤人或謂維執滯而維以此自任原其用心本欲報國今來忽除外郡衆論恟恟皆不知其

得罪之由若維有陰慝隱奸聖心獨知為人所指擿亦當明示中外使判然無疑若謂舉措失當則朝廷並是三省同共商量豈容維得專之今獨加罪於維其他豈可幸免大率賞罰貴在明白大臣進退君子小人消長所繫自元祐以來罷黜執政亦未見有如此暴者此中外所以駭且疑也臣自受命為丞轄之日被受德意今來進用出於太皇太后親選不由左右引援宜盡心報國臣仰服聖訓日夜惕厲思報萬一今覩中外疑駭之

事而隱默不言則有負陛下知獎臣亦何顔處此伏乞少留聖慮若維别無顯過伏乞聖度包容特寢今來指揮無維曾以年老請外他日若賜允從即君臣之間恩義兩全

三年右正言劉安世論寺監官冗狀奏曰臣伏見先皇帝考古眂典建置治官天下之務分總於三省散隷於六曹循名責實大體雖善而措置法度未暇致詳此議者所以論官冗之弊而首及於寺監也伏惟陛下即政

之初常賦之外一切蠲復所入有限則國用有不足之慮是以專置官局裁節浮費而膳部併於主客虞部入於屯田又量事之閒劇以定員之多寡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而官無廢事人無異議者處之得其理也臣嘗觀先帝時寺監長貳多不並置亦有無卿少而丞簿行其事者今太僕衛尉鴻臚光禄太府各二卿軍器將作少府各二監丞簿官屬仍不預焉省曹所減止十餘員而寺監所增仍倍平昔前日省官之詔遂為虛文損彼益

此何補於治昔杜佑建議於唐以謂臯陶作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臯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舊名不廢新職日加空存虛稱皆無實事臣每愛其言最為切理今百司申陳必經寺監而長貳鮮敢予奪悉稟六曹不惟虛煩文移淹留旬月而又省寺指揮間多異同內外有司艱於遵守加

以官吏猥衆糜耗廩禄非有釐革將不勝弊欲望聖慈
參酌典故稽考名實凡寺監之職可以歸之六曹者宜
盡省之或事務實繁及政體所繫不可罷者亦宜裁為
定員不使冗濫庶官得其人經費易給
安世又論李察知濟州不當劄子曰右臣切聞近日堂
除朝奉郎李察知濟州考之公議皆謂不可葢以察頃
在京東嘗總漕計專務掊克希望進用及移陜西吴居
厚實繼其事凡所規畫多察始謀洎閒居厚擢為待制

數對賓佐自矜其能以謂用我計策遂有成效彼蒙恩
命已獨不賞扼腕憤怨形於辭色陛下即政之初以居
厚刻剥太甚特行竄責察遂杜口不復論功究其本未
乃陰險禍賊奸邪趨利縉紳之間鮮有倫比昨以憂制
去官未即顯黜中外之人指為幸免今朝廷敦尚仁厚
進登賢能苟容刻薄之徒尚竊民社之寄非所以明好
惡於天下表勸沮於公朝伏望聖慈特留宸慮縱未能
投於荒裔豈復可委以麾符宜徇僉言重行降黜庶使

聚斂酷暴之吏有所戒懼

哲宗時安世又論何洵直差除不當狀奏曰右臣等風聞司勲員外郎何洵直除秘閣校理秘書郎切以官制初行舊帶職名者並為虚設朝廷許納職以換一官是時如何洵直因納職特轉與官者固非一人而所謂秘書省職事官者尤為慎選自陛下初復館職皆用大臣薦舉或揚歷著勞許帶此職未有既納職改官而無故再得職名者又秘書郎自官制以來非文行素著未嘗

輕授今來除洵直校理及秘書郎在洵直有不當得者二葢已經納職轉官而復還舊職於法不當得也雖曾中高科而行義不為賢士大夫所與於公議又不當得也有二不當得而朝廷以天下之精選併與此人其可安乎臣等蒙陛下擢置言路固知今日所患者人材為乏是以常願陛下推廣聰明搜訪賢能臣亦未嘗敢輕議人物如今日洵直所除於法有礙於公議未允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令洵直且依舊作郎官使天下曉然知

名器不可以假人豈勝幸甚

安世又論韓玠差除不當狀曰右臣伏見朝廷近除韓玠充利州路轉運判官按玠元豐中巳甞奉使蜀道推行市易之法過為苛急以希進用至使縣官躬執升斗求免陵辱陛下踐祚之初崇尚寛大玠為言者彈其慘刻朝廷尚以為疑遂委別司體量是時玠之叔祖縝方為宰相而提點刑獄郭槩畏避權勢不以實奏陛下責其觀望先行降黜其後提舉官例各省罷而韓維繼為

執政玠之所犯遂不窮治乃依無過人平除河南通判其誥詞責之曰西南之政俾民驚擾當時議者已謂罰不當罪今來遽復職司何所懲戒況兩川之人皆陛下之赤子玠之暴政已為一路之害移之隣部何以副聖朝仁愛遠民之意伏望陛下收其新命以允公議

第二狀曰右臣近嘗論列韓玠除利州路轉運判官不當乞行追寢至今未奉指揮按韓玠向任成都路提舉官推行市易之法過為苛急一路之吏民幾不聊生言

者交攻詺今可驗提點刑獄郭槩畏宰相韓縝之勢體量不實陛下責其觀望先行降黜其後提舉官悉皆省罷而韓維相繼執政巧為庇覆得不窮治遂依無過人例止除河南通判當時士論固已不平今來遽復職司仍舊隣部玠之虐政道路流聞人知復來孰不憂畏臣聞兩川之俗易動難安朝廷擇使宜先謹厚知治體之士而玠刻薄急進見於已試固當懲沮以抑躁暴庶幾異日或可再用而薄責未久亟委使節質之公議僉謂

不可況與玠同時省罷提舉官之無過犯者今為通判往往未復差遣玠實有罪獨被遷擢輕重倒置尤非公道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指揮罷玠新命以稱陛下仁愛遠民之意

第三狀曰右臣近以韓玠除利州路轉運判官不當兩具論列未蒙允許固不足頻煩天聽然而苛虐暴急見於已試同時省罷無過之人今為通判往往未復差遣玠實有罪苟免竄黜河南未久遽還使節輕重倒置有

害政體故敢奏陳乞罷新命繼聞臺臣亦有章疏而朝
廷沮遏公議不為追寢臣固疑之詢諸搢紳果有異論
皆謂執政之間有姻家陰為之地是以臺諫之奏抑
而不行信如此言公道安在況近者三省奏擬高士英
為權工部員外郎竊聞獨出睿斷以謂終是撓法遂行
追改中外無不傳誦聖德心悅誠服今執政大臣凡是
姻戚之家即不避嫌疑更相汲引及言事官明據罪狀
論列即不卹義理極力主張甚非所以稱陛下至公擇

人之意也伏望聖慈詳覽臣兩奏事理特降指揮罷玠

新命以抑僥倖

四年右諫議大夫范祖禹論呂大防劉摯疏曰臣伏見

陛下罷范純仁獨任一相古者三公官不必備葢充此

位者未易得人陛下重惜如此古聖帝明王之意也然

臣竊恐自此天下之事未免盡勞聖慮太平之期未可

望也何以言之臣觀今日大臣未有可副陛下任使倚

信而不疑如司馬光呂公著者也呂大防未為執政以

前人望不及純仁自居大位純仁頓失人望是以大防比之差少過失然其為人麤踈果敢好立崖岸簡於接物士大夫多不親附夫自六曹尚書侍郎兩省侍從皆朝廷所與共為治者也天子所賴者大臣大臣所賴者賢士大夫百官昔司馬光為相欲知選事問吏部欲知財利問戶部凡事皆與衆人講求便者存之不便者去之此天下所以受其惠也比年以來未聞宰相名一人問以本職事亦未聞名一賢士大夫問以政事得失人

民疾苦其監司知州自外來者亦未聞名一人問以州郡利害文書成於吏手官曹不敢爭執物情不接上下相蒙但聞專任吏人而已若有差失為害必甚臣望陛下特出聖斷以儆飭輔臣無使大防得專制朝權無使臣下得乘間窺測聖意陛下深居帷幄皇帝未親庶政尤不可使宰相權重宜防其漸劉摯本以骾直敢言陛下所自拔擢自居中書人多言其有窺伺相位之心與同列論議多洩其語與言事官相表裏范純仁好用親

戚摯不與之爭洩其語於言事官使攻之呂公著嘗與
臣言摯若進德修業何患不為宰相何須如此摯之此
心同列亦多覺之夫宰相者不得已而為之當以為憂
若以此心得之必無善政矣然則朝廷何所賴天下何
所望哉又識别人物更不及純仁純仁上則為大防所
制下則數為摯所中懦而不立以至於罷夫陛下極天
下之選取於千萬人之中得此數人而猶如此臣以此
知人才之難也昔神宗以陳升之有才智既用為相問

於司馬光光言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
而不可奪爾昔漢高祖論相以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
真宗用王欽若丁謂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人必
得忠直之人從傍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今陛下專
任大防而劉摯有欲相之心必與大防協同此非相參
之人也近用左右丞二人又皆人望素輕風節不立陛
下臨御以來所用執政惟韓縝作相不合公論餘皆天
下之望其間雖非全德亦皆有可稱近所用二人殊不

類前後差除以臣料之自此廟堂議論必無異同朝廷政事一決於大防與摯無有敢違之者如此則公道何由得立臣權安得不盛恐非國家至計此臣之所深憂也惟陛下稍自攬權綱無使威福之柄漸移於下臣非敢離間君臣陛下以諫官為耳目若有所聞見不以告陛下則上負任使若朝廷政事自此日勝一日豈獨大防有賢相之名乃宗社生靈之幸萬一如臣所慮豈可不使陛下預知之哉臣不勝憂國惓惓之心

貼黄又言蔡確罪惡初達朝廷大臣皆不以爲意及
諫官論奏陛下以怒然後大防奉而行之純仁與
王存則固執前見議論立異此所以不同耳夫大
臣乗人主喜怒以起立勢威則人皆畏之人主惟
見其順已而不自覺權移於下古之强臣皆成於
此惟陛下深謹喜怒無使臣下得乗其便而作威
福也
祖禹爲給事中舉張咸賢良劄子曰臣伏見前陵井監

仁壽縣令張咸素有履行富於文學元祐三年有近臣舉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蒙名試秘閣以不中第復歸本任臣竊惟朝廷復方正之舉欲求絶異之才若稍誘進則士知嚮慕咸自前舉報罷益強於學今官滿赴闕欲就再試而兩制已上所舉人已足遠方孤進無由自達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與免奏舉許令就試庶使寒俊之士不至遺滯

五年祖禹又舉學官劄子曰臣伏見朝廷分置學官以

教養天下之才近歲增廣員數師儒之任尤難其選寒遠之士無因自進乃如臣輩所當稱舉以待上用也臣竊見左宣德郎劉渙瀛州防禦推官知峽州夷陵縣事李傳新授滄州南皮縣令張景仁皆詞學優長履行修飭為士人所推重並堪充太學博士正錄及諸州教授伏望朝廷更賜考察選用以助長育人才

祖禹又薦曾孝純劄子曰臣伏見奉議郎曾孝純故太傅公亮之子節操履行皆人所難好學修身深自藏晦

年十七歲為殿中丞今三十七歲出官以來並不磨勘
熈寧中鏁廳應舉得解省試下第及公亮薨先帝特賜
孝純同進士出身孝純以父存日曾許奏一族人而未
及奏堅辭出身乞迴授族人一官以成父志先帝許之
自元豐元年丁父憂服除即乞尋醫至七年先帝特除
太常丞以不叅吏部又不就命臣竊以孝純恬尚之節
雖在岩穴之士寒遠之臣猶當旌顯以厲風俗而況三
公之後勲臣之世豈可有滞才而不用乎伏望聖慈特

加不次陞擢或處以館閣之職朝廷必有得人之美臣忝備侍從不敢不言乞賜詳察

祖禹又薦韓維等狀曰臣聞報國之忠莫如薦賢負國之罪莫如蔽賢昔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孔子以為竊位又以為不仁臣蒙陛下累加拔擢寘之諫省又遷門下兼職經筵于今累年受恩深厚無禆毫髮常思竭盡愚慮無有所隱庶幾以此少酬萬一竊慕古人報國以薦賢為忠實懼有臧文仲竊位不仁之罪臣今

有劄子四道並乞留中若陛下以臣言薄有可采乞出自聖意處分則臣之幸如以臣言為不然臣不敢避妄言之誅惟陛下裁赦臣無任震懼之至

其一曰臣伏見經筵闕官宜得老成之人以重其選韓維素有鯁直之稱先帝以維東宮之臣眷遇甚厚維與王安石不合以此齟齬不至大用未嘗少屈於安石之黨天下皆以為賢陛下用為門下侍郎中外皆謂得人維於政事雖有執滯不通然其

人風節素高疾惡如讎奸邪畏之前年罷免不聞
顯過今久領宮觀乃與章惇為一例甚非宜也先
帝東宮之臣惟孫固與維二人見存陛下所宜加
禮若名維以經筵之職不惟學識論議足以開益
聰明維有人望物論必大以為愜臣竊恐執政以
維觸忤陛下故不敢言夫君之於臣如父之於子
有過則譴而逐之怒既息則名而使之豈有終怒
而不解也陛下嗣位以來言事之臣亦嘗以所言

過當上忤陛下或罷其職或出之外任已而皆復名還擢用是以天下皆知陛下聖意至公不以喜怒進退羣臣昔仁宗平生無怒惟是唐介彈文彦博其日仁宗極怒貶介春州别駕尋復悔之改介英州未久復名為御史因此重介剛直驟拔擢至兩制天下皆知仁宗不徇喜怒最為盛德陛下若出聖意復名韓維則天下必皆伏陛下之至公此深為聖德之美

其二曰臣伏聞翰林學士承旨蘇頌近乞致仕陛下已降詔不允臣竊見頌博聞強識白首好學至於詳練國朝典故尤非諸臣所及熈寧中王安石用選人李定為御史頌知制誥封還詞頭再三不肯草制坐落職歸班二年方除一郡其後又為奸臣所惡追攝對獄卒無一事恐其進用排斥在外然先帝素重其博洽名令修書春遇保全以至今日更歷夷險操守不變方今朝臣資望履歷未有先

於頌者頌年七十有一精力不減少壯之人陛下
左右宜得殫見洽聞之士以備顧問臣竊慮頌别
有陳請伏望聖慈且留之經筵
其三曰臣伏見知杭州蘇軾文章為時所宗名重海
内陛下所自拔擢不待臣言而可知臣竊觀軾忠
義許國遇事敢言一心不回無所顧望然其立朝
多得謗毁葢以剛正疾惡力排奸邪尤為王安石
吕惠卿之黨所憎騰口於臺諫之門未必非此輩

也陛下舉直措枉別白邪正以致今日之治如軾者豈宜使之久去朝廷況軾在經筵進讀最為有補臣愚伏望聖慈早賜名還今尚書闕官陛下如欲用軾何所不可朝廷選授常患乏才每一官闕久之不補今有一蘇軾而不能用不知更求何者為才也臣竊為陛下惜之

其四曰臣伏見刑部侍郎趙君錫孝行書於英宗皇帝實錄臣謹按實錄尚書工部侍郎趙良規傳云子君錫甚孝以良規老而酒色不節棄官

出入臥起隨之昔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稱魯侯孝宣王乃命之大雅宣王之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言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内古之選臣先取其孝蓋孝者人倫之冠百行之首也人君與孝友之人處則德性粹美而風俗淳厚是以輔導人君者宜莫如孝也君錫之孝士大夫所共知為人溫良恭敬動有規矩給事中鄭穆館閣耆儒操守純正中書舍人鄭雍慎

靜端潔言行不妄穆雍久在王府清謹無過此三人者皆宜置左右備講讀之職如經筵闕官伏望

聖慈於此選擇

六年祖禹再封還解鹽置使狀曰右臣竊以置官不如議法議法不如擇人法者人之所為也官者法之所行也故事之利害擇人為先苟不得人雖有良法亦無所施或反為害雖改置官司無益也仁宗時范祥獻鹽法慶歷四年遣祥與陝西轉運使議其事至八年乃以祥

為提點刑獄使推行之言者爭以為不便皇祐二年遣
包拯往視之還言便三年又名祥與三司官議乃擢祥
轉運使至和中罷至嘉祐三年張方平包拯請復用祥
乃以為制置使自初獻議至此十五年方委以總領其
慎重如此之至也葢祥有已試之效故不使兼他職以
盡其能此乃先得其人而設官也自祥卒後皆轉運使
副兼之熈寧二年以解鹽判官李師錫為轉運判官自
此不除解鹽判官以永興軍通判兼之今朝廷以轉運

司職務不專有害抄法故欲專置使臣不知抄法有害是人壞之耶是法壞耶若人壞之也則當懲治其人其人不可別擇任人而已若法壞也則當講求范祥之法修復之而已臣謹按國史祥之鹽法後人不能易小有增損人輒不便今不考究其法而改置官司官司雖改而法弊猶存則與不改何異若去其法弊而又得人則雖在轉運司亦可也若轉運司侵奪鹽利則重其法禁誰敢違之豈必改易官司哉祖宗時或以提轉兼領或

專置使或置判官皆有故事但自嘉祐八年以後不專置使今一旦復之先有勞費故不可不慎重臣竊觀前世承平治道無不簡易而清靜惟是唐明皇天寶亂政廣置使名利出百孔朝廷近年增置官司稍多亦不久而罷今若增監司一員以主之猶愈於别置使之煩臣前奏已言之矣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貴其言葢爲治者不尚煩也諸葛亮偏霸之相猶出教曰事有不至至于十返來相啓告今兹之舉臣之愚

見竊謂未安伏望聖慈更賜詳酌謹再具封還

貼黄檢會李師錫以前不見曾除判官簽判官亦不常置

竊謂解鹽一司事務必不多故祖宗朝置使時少不置時多自轉運司兼領已數十年不聞闕事今別置一使則事權不可輕小必與提轉略均乃可以統攝州縣所主者止是解鹽一事抄法利害又未必繫此故臣以為先有勞費

祖禹改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轉對條上四事狀

曰準御史臺牒十二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輪當轉對奏

事臣有管見謹具如後

一臣伏以自祖宗肇造區夏剗削藩鎮分天下為十

八路置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有州三百州置守皆

得專達於朝廷有縣一千二百縣置令皆命於天

子其始也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

悉歸於州收州之權悉歸於監司收監司之權悉

歸於朝廷監司者古州牧連帥之職也郡守者古公侯之國也縣令者古子男附庸之君也自古封建則有強偪之患郡縣則無藩屏之衛漢法古建侯王終有七國之變郡守權重得專生殺唐世自方鎮至縣令皆有專殺之威不請於朝廷惟本朝之法上下相維輕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民自徒罪以上吏自罰金以上皆出於天子藩方守臣統制列城付以數千里之地十萬之師單車

之使尺紙之詔朝名而夕至則為匹夫是以百三十餘年海内晏然謀閉而不興寇竊亂賊而不作舟車所至海隅出日無異近地不惟祖宗仁恩德澤深結於民亦由制置郡縣最得其道前世所未有也夫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郡縣令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者也其可以不擇人乎夫一縣令不得人則百里之地受其害一郡守不得人則千里之地受其害監司所以代天子巡狩

黜陟功罪進退能否內集財賦外衛封疆者也若不得人則一路可知矣朝廷比年命中外兩制舉監司又出省郎為之亦有意慎選矣然監司有善未嘗知也有不善亦未嘗問也夫人之情能者不見異而不能者亦見容則自中人以下幾何而不惰是以議者多言監司職事不舉夫天下之吏患在不奉法令而觀望朝廷之意朝廷之意寬則吏治苟簡遂至於怠朝廷之意急則吏治慘刻遂至

於苟夫觀望上下以為寛猛者是未得人也賢人君子豈有觀望而為政者哉祖宗以來有考課監司之法神宗時猶行黜陟近歲廢而不舉臣望陛下詔大臣舉行考課之法專考察諸路監司置簿於中書凡有奏請及功罪皆書之參之以衆言驗之以行事歲終則較其優劣簡其能者亦簡其不能者而廢置之舉天下十八路監司不過數十人欲皆知之亦無難矣夫選天下郡守此大臣之職

也古者天子親之漢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怨歎息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者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漢世良吏於兹為盛稱中興焉光武廣求民瘼觀納風謠吏多得人百姓寛息建武永平之治後世莫及唐太宗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常書其

名於屏風得其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是以貞觀之治幾於三代明皇開元之初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十二年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以補刺史十三年帝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又勅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為舉者賞罰是以郡縣多得良吏其治幾於貞觀國朝太宗皇帝嘗語宰相曰朕擇循吏俟選及三百

人則天下何憂不理臨御以來郡縣未理由擇人之未當也太宗又嘗選秘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為諸道知州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非其人則下受其弊審官院上新所選京朝官充知州者二十餘人御前印紙歷子太宗親書以賜之其略曰惠愛臨民奉法除奸因謂知院錢若水曰所賜戒諭有除奸之語恐不曉者從而生事可諭以除奸之要在乎奉法耳朕盛暑中寫此豈不勞

乎葢為官擇人以安百姓也神宗嘗謂執政曰朕思祖宗百戰而得天下今以一郡付之庸人深可痛心自太祖至神宗未嘗不留意親擇郡守今二聖垂拱悉以政事付之大臣然則今日擇郡守乃大臣之職也自京朝官以上功罪善惡無若吏部知之為詳臣愚欲乞先委吏部尚書取當為知州者具其功過舉主而擇其可任者保明之以上三省三省名而審察之凡當名者使之言二事以上

如轉對法或前任利害或朝政闕失不惟可以觀其才識亦因以廣言路通下情昔堯之試舜亦詢事考言舜之用人亦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夫欲知其人不過以言與事二者而已若其言可底行及有功狀與其舉主多名人則可用無疑矣其不及者以次差之其否者與京府或藩郡通判其罷癃不能任職者與宮觀有罪者自依舊法降監當既定其等然後使御史臺糾其不當者到官則委監

司考其課每及一年則以優劣聞而行黜陟焉如此則能者必出不能者必漸退雖未盡善得人必多矣夫有監司則有郡守有郡守則有縣令未有監司郡守得人而縣令可以容貪虐昏闇之人也是故天子任宰相宰相擇監司與郡守監司郡守當擇縣令宰相察監司監司察郡守郡守察縣令朝廷據其所察而行賞罰此豈難哉夫有考課而無黜陟與不考同今吏部雖以上中下為等文具

而已非有賞罰使人勸沮也臣伏望陛下明諭大
臣使慎擇監司而專考之又使大臣代陛下擇郡
守其監司郡守考課必行賞罰使監司郡守專察
縣令庶使天下官吏漸多得人然後可以言治矣
一臣伏見近制舉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須通判資
序實歷任一年以上人充臣嘗受詔與兩制同舉
會議終日無一資序相當可充選者間有一人應
格又衆論未以為允雖由舉者審知人才不廣實

亦拘礙資格所以尤難得人緣資格之設本以向者多不拘資序或特除選人故立此法矯枉過正臣愚欲乞參酌前後條制裁處其中應舉監察御史取第二任知縣以上殿中侍御史取初任通判以上更不限實歷一年其寄禄官並以奉議郎以上所貴資序稍寛易得應格兼收衆才益廣言路亦經久之通法也

一臣竊見朝廷常患將帥之才難得其人仁宗時每

邊臣闕或自禁近除授試之藩閫然後大用外任則都轉運使待制雜學士可用者常數人選擇而使之未嘗言之豈人才獨多於今由朝廷養之有素也將帥之選多出於監司初為監司者先自遠路漸擢至京東西淮南其資望最深績效尤著者乃擢任陝西河東河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及成都名為三司副使其未可輟者或與理副使資序自副使除待制出為都轉運使夫自初為監司

至三路及三司副使者其人年勞已深經歴已多緣邊山川道路甲兵錢糓皆所諳知故帥臣有闕可倫任使中才之人亦能勉强朝廷以其經歴亦倚仗而不憂夫人雖有聰明絶人之才若未嘗目覩終不如親歴者所得之多也自王安石用資淺之人為監司使之推行新法其奉法稍寛者則以為不才往往廢斥其苛急聚斂為士民所共疾者乃得在職或不次進擢是故才與不才兩皆廢壊

而資序一切不用二聖臨御以來深懲監司刻薄多以罪黜其任用者又未嘗以遠近為之資序每邊帥有闕則不知可用者為誰由朝廷養之無素也臣愚欲乞復祖宗時用監司之法先自遠路漸擢至京東西淮南然後選其能者任三路及成都試之戸部司農太府或左右司郎官然後出為都轉運使邊臣有闕於此選授則可用之才必多矣今監司除授無法或初除即與近路及三路自三

路却遷之遠地則人情已不樂在三路者或久而不遷其才能資望又不足以備邊帥之任此所以人常之也今若復祖宗三路之法以任轉運使其提點刑獄轉運判官亦擇才能者與諸路更互為之使往來出入於三路者常多則知邊事者必衆矣

祖禹為翰林學士上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名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

皆謂得人雖眞宗之待种放亦不過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夫舉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何哉為善於幽隱者知其必不廢也陛下用頤實為希濶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説語常繁多頤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迂踈則固有之

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葢當時臺諫官王岩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為頤黨頤匹夫也有何權勢動人而能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士入朝無有不被謗毁葢處士本不求仕進能輕富貴公卿大夫自以已不能如此故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故其責望常重至於不賢者則直以處士為矯詐為沽

激為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疾之多是以自古處士入朝未嘗無謗毀也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預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媿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

元祐中祖禹為侍講薦講讀官劄子曰臣自居講職竊

謂天子當博求天下賢才置之左右以備顧問裨益聖學近觀祖宗之時講筵之臣多由舊官薦引故臣每思得人聞達天聽然無因而言懼為煩瀆或涉親舊言則有嫌今臣已三奏乞外任將去講職肝鬲所懷不敢不吐露于陛下臣之愚見可充講讀者具列如後

讀官王存蘇軾趙彦若鄭雍

講官程頤孔武仲呂希哲呂大臨吳師仁

右王存端方厚重素有人望前已執政若使之進讀足

以重經筵之選蘇軾文章為天下第一其名亞於司馬光但忌嫉之者多此在陛下主張而用之耳趙彥若父師民以經行淳懿久侍仁宗書筵彥若德性類其先人博學多聞詳練故事去年為其子得罪其情可亮非有大過不宜久棄鄭雍自為中書舍人臣嘗言其可備講讀雍自居言職風望愈高今讀官猶有闕員此四人者實允衆論程頤本末臣别具劄子論列孔武仲學問該洽講說明白仁宗時賈昌朝曾公亮皆以知制誥兼講

職今武仲若以中書舍人無職自如故事呂希哲是司空公著之子公著嘗言此子不欺暗室其人經術履行識者皆謂可備勸講今已五十四歲但希哲是臣妻兄故臣久不敢稱薦今將去朝廷竊謂言之可以無嫌更乞陛下詢問大臣參考其人呂大臨是大防之弟修身好學行如古人臣雖不熟識然知之甚久亦以宰相之弟故不敢言陛下素知臣不附執政又臣已乞外任故不自疑望陛下記其姓名以備他日選用吳師仁自為

布衣以行誼稱於士大夫元祐初朝廷特名為學官衆論皆謂師仁宜入侍經筵臣前後已三薦師仁更乞采於衆論臣誠狂愚惟陛下裁赦無任震懼之至

祖禹又薦講官劄子曰臣伏聞仁宗天聖初嘗詔天下訪求講說之士今陛下方嚮學問宜博選正人置之左右臣誠愚陋承乏於此大懼無以少補聰明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臣伏見前校書郎司馬康年三十九篤志好學行如古人資性端方克肖其父臣昔與司馬光修資

治通鑑康為本局檢閱文字與之相接近十五年備覩其人操守如一尤長於講說使之執經必能稱職質於公論皆以為宜臣竊以光之忠直簡在聖心如康之賢陛下必自拔擢今臣止言其所長伏望陛下加察而已

貼黄臣聞先朝舊置講官四員今孫覺在寛假臣與頤復輪講委是闕官臣與司馬光相知衆所共悉今之所言非敢私於知己輒薦其子實以康之學行可備勸講臣受陛下厚恩惟欲得人以助聖學

故不敢畏避嫌疑密入此奏伏乞留中特自聖意

處分

祖禹為著作郎奏曰臣伏見左朝請郎馮山熙寧九年

為秘書丞通判梓州御史中丞鄧綰舉充臺官山自以

素與鄧綰迹疎及不諳知朝廷事體乞免赴闕辭順義

正不為激訐而風節自高山以母老連任鄉便二十餘

年不到京師臣素不識山之面因修先帝實録見其辭

奏而知其賢詢之西南士人稱山之美如出一口山年

已六十三丁母憂服除當赴闕朝參臣又伏見前睦州青溪縣尉張舉自治平四年甲科登第以侍親未嘗出官既終養遂屏居不仕元祐之初近臣論薦除潁州教授亦辭不赴臣於去年四月具劄子奏舉未蒙施行舉有節行文學登科二十七年年已五十不為世用二人者皆可為朝廷惜也伏望聖慈並加不次進擢寘之清要以勵風俗必有所補

祖禹為右諫議大夫論執政闕官奏曰臣伏聞安燾以

母病在假孫固以老疾求退聞壽母病已危惙固年踰七十必是筋力漸難支持臣竊慮執政有員闕不敢不先事而言執政與人主同執天下之權其任至重必有才德公正無邪可保其不欺謾為天下所服者乃可登用不可止以勲舊亦不可止以科第進也樞密院必得曉知邊事多所更歷之人門下侍郎資任最隆皆次宰相伏乞深留聖意慎加選擇陛下自去年以前所用執政多協人望其間雖非全德亦有所長可稱惟近日所

用二人殊不類前後差除臣昨於簾前奏陳料陛下必
盡記憶今若有闕不可更不得人重失天下所望也臣
不勝區區之愚
祖禹又薦陳祥道禮官劄子曰臣伏見秘書省正字陳
祥道深於禮學用意專精求之諸儒未見其比昨任太
常博士上其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蒙擢寘秘省校正
之職雖為清流然祥道之學未有所施今太常禮官皆
朝廷所選用宜更多得禮學之士則議論有所質正伏

望聖慈候禮官有闕員復以祥道充職與理秘書省校正資任如及歲限就除帖職不惟禮官得人亦朝廷器使人才用其所長之意也

五年侍御史孫升欲乞明降名用裴綸為御史因依上奏曰臣竊聞新除監察御史裴綸辭免除命甚堅議者皆言綸之擢用外廷不知所以被名因依夫未經試用之臣聲迹疎遠一旦為人主所知任之為耳目非緣近臣論薦則必有章奏感悟人主如唐之馬周也且覲遠

臣以其所主進不以禮主或非人雖孔子猶見疑於衆人必待孟子以為之辨況裴綸言行未足以信於天下而名用未明宜乎綸辭避而不敢當其命也御史居耳目紀綱之地以正色敢言不避權強為職其進也豈可不自重哉伏望聖慈詳察明降名用裴綸因依付外不獨使綸有以自明立朝無愧亦所以示天下後世用人之心公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録監生臣馮萬程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

明 楊士奇等 撰

用人

宋哲宗元祐間諫議大夫王覿言進退執政事上疏曰

臣近者伏見左僕射司馬光以疾不起中外人情所共痛悼乘輿親奠恩禮甚渥固其宜也光社稷臣也執政朞年之間興利除害進賢退不肖功業赫然著於天下

凡有識之士不以光得行其志為難而以陛下特達拔擢用光於閒退之中而信任不疑為難也然光之晝上自聖情次及賢士大夫下至於民庶莫不嗟惜而奸邪傾險之人則方且私相慶快也非徒慶快之而已又覬幸非光之比者入而為相則庶幾得以復騁其私焉然則陛下命相可得而不慎哉或謂太師文彥博且將代光執政矣臣愚決知不然也何則陛下前日既知彥博耆老當尊禮之而不以三省細務嬰之矣今日豈復用

以代光執政哉陛下以師臣處彦博最為得體仍俾之平章重事此曠世殊禮也人臣之榮無以加矣彦博以耆德重望而當此殊禮誰曰不然固足以尊朝廷而鎮夷夏也惟不當專委以政夫三省事務之繁既非年逾八十之人所能任且又政事之要莫甚於用人而彦博素無知人之譽故比者入朝首薦崔台符而次引楚建中搢紳傳以為笑此陛下聽覽之所及也臣固知陛下必不委彦博以政也或者之所謂乃私憂過計而已臣

又聞中書侍郎張璪將乞補外而適當大禮之後執政大臣必更有求去者或者深疑朝廷以求去者之多而既不可以皆聽則璪將縁此而亦留矣臣愚亦以為不然也夫璪之不安其職自以彈劾者衆私慝暴著公議不容而求去焉與夫無故而求去者異矣朝廷禮意何可以均一也自祖宗以來執政大臣於大禮之後請去者非一或聽或否繫於臨時顧其人之如何耳若璪者雖無請猶當去之況其有請哉臣故知陛下必不以請

去者多而躁亦得留也或者之所謂亦私憂過計而已臣又見侍從之間久次之人其才能趣向鮮有同者陛下將以補執政之闕尤不可不慎也夫知臣莫若君惟不限以資秩前後而視其有大公至正之心能為陛下消危疑厚風化興利除害進賢退不肖者而用之則有補於聖政矣陛下勿謂司馬光既薨之後更無其人也臣願陛下左右大臣必深察詳擇之既知其可用矣則禮遇之信任之而無忽焉異日必有盡忠於陛下如光

者出矣茍非其人而有蠧於國則去之何傷故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也此臣之所陳陛下皆有已行之效者聖心慮之當已熟矣何必臣言然臣之區區以謂陛下惟能終始於此則可以成太平極治之業而無愧於堯舜三代之君也惟聖慈詳酌千冐睿聽臣無任戰汗之至

覲又奏為言差除召試事上疏曰臣伏聞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故書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

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夫自古以來為國家者豈不欲皆得賢者能者而官爵之惟其私有所自蔽則不能者有時而以為能惡有所難知則不賢者有時而以為賢焉此官爵所以不得皆及於賢者能者而治亂亦不得不異也臣竊見近日差除多不協於公議夫監司者一路生靈百城官吏休戚之所繫也可得而輕授耶然而闒冗不才如王公儀庸暗無耻如盛南仲與賈青朋奸如程高為李憲奴使如孫路者而皆得以為之則彼一路

生靈百城官吏休戚之所繫者乃在此曹可不為之痛惜哉且陛下之用監司不可謂不慎矣既委執政以擇之又命侍臣以薦之所用宜皆得人也今猶公議不以為然者葢人之難知亦已久矣非特今日也今侍臣雖薦之而於能不能之間豈皆無惑哉執政加察而用之可也執政雖用之而於賢不賢之間豈皆無惑哉言事官採公議而論之可也言事官之言誠不妄則陛下行之何疑若以謂侍臣既薦之矣執政不當復察而其人

雖非亦用之執政既用之矣言事官不當復論而其言雖是亦置之如此而欲任用之得人不亦難乎方二聖臨朝羣賢輔政不應有此弊臣但見比者除授既多失當及言事官論列又不施行故竊疑之此非朝廷之福也臣前日復聞除刑部郎中王振為大理少卿自郎官為少卿雖非遷擢然振之為大理官久矣當楊汲為卿之際因其滿罷又薦以為大理正振憸巧刻深最為楊汲崔台符所愛信汲台符鍜鍊之獄多振力也前日為

郎官已駭物論今又使之治獄不惟恐故態復作以害良善兼衆論必以謂朝廷復用酷吏為廷尉矣非所以安人情也臣愚竊謂承崔台符楊汲王孝先之後須用稍通經術性質忠厚之人為之卿而使天下無冤民乃有補於聖政如振者當與台符汲孝先同黜安可以復用也臣又聞執政所薦館職非時召試外議籍籍亦謂其人有不足以辱文館者夫執政大臣各舉其所知以應詔豈不欲高才盛德之士以稱陛下之任使哉葢潔

其進者皆不保其往愛其才者或不察其行故未免人
言之多也臣亦望陛下宣諭執政更加採聽而去取之
庶幾名試之後人無異論臣智識淺陋豈敢自謂知人
然今所論列皆得之於公議也惟聖慈詳察
覿又留安燾疏曰臣竊聞同知樞密院安燾家居請郡
臣愚不知聖意之所在將聽其去耶不聽其去耶臣伏
見安燾與清臣其才能皆無足以過人者當蔡確韓縝
章惇張璪當國用事之際燾清臣惟務順從不能有所

建明方是時不惟確縝惇璪為可去而燾清臣亦可去也然諫官御史交章列疏具言確縝惇璪之惡而罕及燾清臣者本非為惡之人雖務順從其情可恕故言雖或及而不力也昨者清臣自尚書右丞除左丞論者謂清臣雖序遷而常才不可以更有進擢臣之說亦如是也燾自同知樞密院除知樞密院論者以謂燾從執政下列而直出門下侍郎之上超躐太甚臣之說亦如是也葢其時確縝惇璪未盡去小人之黨方熾得全才重

德之人進為輔相以肅清邪黨而壽清臣素乏骨鯁之譽無足賴者然言者猶止欲朝廷不更升遷而已未嘗欲陛下逐而去之也今確縝惇璪皆已罷黜邪黨既清先帝之舊執政惟壽清臣在焉陛下若遂聽其去則過甚矣蓋壽若去即清臣迹亦不安而復須求去其勢然也臣向論縝璪姦邪累蒙陛下宣諭欲存留舊人此聖度高遠過於常情萬萬然縝璪姦邪顯著勢不可留以害政故終為衆論之所不容陛下必欲留舊人壽清臣

可留也燾清臣雖常才而留之無害於聖政去之有損於國體此公論也臣竊見言事臣僚惟務以彈劾為事今燾之求去彼雖知其留之為便而不少肯為陛下言者避嫌疑也臣不敢以嫌疑之故不盡忠於陛下惟聖慈詳酌

元祐六年覿為刑部侍郎轉對劄子曰臣伏見諸路監司移易頻數座席未煖已或有欲去之心職事不安豈能為經久之計夫官不宿業古今之通患也今雖員多

闕少久任稍難然中外官司猶頗有三年之法至於監司豈可以責之速效而轉徙頻數比它官特甚大率一路之間郡縣百數廵歷經年未能周遍官吏之能否民物之利病非熟見而詳察之未易得其實也或數月而易或朞年而罷則雖有高才遠慮何暇施為甚者習為因循苟簡以幸替去弊無所革汙吏不知畏長久之策置而不講故轉運司財用日耗提刑司常平坊場之政浸以隳壞此不可以不恤也臣伏望朝廷立監司久任

之法明詔諸路監司以久任之意使才高慮遠者有所施為因循苟簡者知其無以逃責則各思自竭而職事舉矣

元祐中殿中侍御史呂陶乞差梁彥通充監司任使上奏曰臣竊以朝廷分遣監司臨按郡邑生民之休戚一道之利害繫其舉措事權至重選任或失人乃受弊非殭明通恕深知世務者不可輙付臣將命使遼經途河朔官吏能否粗得而知伏見右朝請大夫權知邢州梁

彦通性資不苟識慮甚明慎守官箴倫諳民政不任察
而下情通不峻刑而羣吏畏賑惠流散屏息寇盜皆有
良術見於治效況彦通更踐之久累蒙煩使甞經六任
堂選實歷三任知州資序不爲不高勞能不爲不著尚
淹一郡衆論惜之今知邢州至三月已及一年伏望聖
慈檢會本人資歷及其勞效特降指揮差充監司任使
必能宣布德澤振舉教條上副簡拔之意
陶又上明任劉子曰古之聖人制爲君臣以立於朝廷

者豈獨辨上下之體全人主之尊而已乎其勢必相須其義必相濟將以辨天下之事也然而君臣之際常患乎責之非其任待之失其心無相與之情以固相須之勢無相信之實以伸相濟之義是以賢智才能之士不獲自盡於上而治道有未至焉此其故非他蓋人主以細務為先而不留神於天下之大計以猜嫌為術而不思憂患之誰與處也天下之事固有大小矣治亂安危之機政教威福之具所謂大者也舉而責之大臣則當

矣大臣之責既重而天子待之又深不以崇高富貴自處而薄其顧遇之禮不以盈成閒暇為足恃而與之計及存亡休戚之外相接以情相交以道上無疑貳之隙而下無猜嫌之端則固能竭忠致力盡其為臣之分而天下之事不足辦矣此易所謂泰而劉向以為通而治也永惟堯舜之盛九官分職禮樂刑政任得其人而朝廷之上咨嗟都俞君有以詢於臣而臣有以告於君其言皆出於懇誠而其道各務於訓戒昌明之化基於此

歟漢高帝唐太宗皆以英豪葢世之才經營天下奇謀密畫則責之蕭張典章禮樂則求之房杜其君臣之間相與論議則丁寧反覆切究事情密如朋友此聖君賢主善任大臣而能盡其心以崇王道之大略也二府者所謂經邦論道之官與天子維持天下而圖安危者也其智慮之所存其才業之所及豈止於除吏斷獄之間而不出金穀律令之外乎生民未乂必有以安也四夷未懷必有以禦也教化未至必有以導也綱紀未脩必

有以完也朝廷之所責者其重如此則所待宜何如哉昔我祖宗皆深明大臣之任而有以待當時之輔相可謂至矣或諭以撫夷夏和陰陽為効或戒以進賢退不肖為職或命以簿書之外極言時務或賜以詔旨問禦戎之策或給以筆札俾疏陳利病其於君臣之義豈不篤哉此真忠大節之所以感奮而嘉猷至計之不可默也天下之務孰患其不能盡矣今垂拱坐朝邇英名對奏白之餘清間燕見其亦暇及於此乎其未暇及乎臣

實踈賤莫得而知也及於此矣則聖賢之交萬政畢舉天下之大福也若猶未也則上下之情踈而君臣之義有未至朝廷庶務失於講之無素重貽他日之悔矣固非臣之私憂過計也然好議者竊謂陛下嗣政之始天威赫然睿略雄斷如高明之不可窺而度左右大臣雖有遠謀奇策可以盡天下之利害猶深思極慮而不敢輒發則亦朝廷之光懿伏惟明主以社稷生民為心敦篤恩義於君臣之際示之以無所不測結之以有所不

疑降意垂聽從容終日以咨訪詢求於二府之臣使之陳當世大務而與之圖其取捨則慮無遺策舉無過事治道日隆而盛德日新矣又曰天子待大臣以不疑則上下之情相通此治化之所由起也而大臣之報於天子豈可少愧哉夫三公之官不以一職而名者葢天下之事靡所不統而未嘗專于一也是故與天子論道於朝廷而參六官之政與六卿之教焉且論道而經邦而六官六卿之政教皆有所與則天下之事安有不責於

已乎然而理勢有本末體用有大小務其本不務其末為之大不為之小此所以持其宏綱聽其治要而不若百官之屑屑也古謂宰相不親小事者如此而已後世惑陳平一時之言而為之説曰決獄以廷尉治財以司農禮樂有奉常軍旅有將帥宰相者任人授職享其成功而已至於施為興作皆莫得而與也是説者知末務而不知本可襲常而未可應變矣何則天子保御四海臨制萬事而與之共政者乃七八大臣耳方其天下無

事朝廷清明刑訟衰少財用富積禮樂大備兵革不試則太臣無與彼事而享成功可也若乃法令不一而刑罰濫國費不給而民力困禮荒樂淫而教化流弊軍旅不足用而夷狄未畏則安可無與其施為興作之間哉今天下號為治安然非無事之時也元勲舊德謀議廟堂非無致君援世之術也而天下之人有未諭者三臣是以不敢默也夫是非異論成敗異勢則處之以與奪乃可以成天下之利然而功過隨之行有得失政有可

否則補之以獻替乃可以全人主之美然而榮辱繼之
賢不肖混淆涇點繆戾則辨之以進退乃可以用天下
之君子然而毀譽應之不慮以與奪則不能息天下之
害而何以成其利不補以獻替則不能救人主之過而
何以全其美不辨以進退則不能除天下之小人而何
以用其君子是故大臣之於君必息天下之害而不計
其功過必救人主之失而不慮其榮辱必除天下之小
人而不恤其譽毀此所以成其利全其美而用其君子

也漢欲擊匈奴右地魏相以為不可報怨於遠夷頗罷其兵既而三世稱藩無敢入寇唐欲赦吳元濟以悅方鎮裴度謂不與賊俱全請自督諸將以討乃能平蔡人之亂此處以與奪者也今天下之事或急於邊或切於國或未宜於民而羣臣有以更張廢置之議聞於廟堂則少為之裁決而多委之有司且要以不可有失者何也王嘉在位數務諫諍陳蕃楊震疏佞邪列災異語皆切直魏元成指陳當否多至數千萬言此補以獻替者

也今朝廷之政未容無失或繫於睿德或該於聖教或動於天變惟諫官御史敢語其端而未聞謀猷入告彌縫衮闕者何也傳遷奸政則孔光勇於罷黜楊彤在朝則王商為之奏免此辨以進退者也今天下之士上自朝廷之吏而下至山林之匹夫修潔操行苟有所立則大臣嘗收其器而用之矣至於宿惡巨慝足以戕民蠹化幸而未投於罪罟則未聞顯白其狀而廢放之以激清下流而感起昏俗而猶使之貪爵冒位以居人上者

何也凡為此者豈非以人君之權不敢侵而功名貴其全歟惟明主深察夫為君之難與為臣之不易既待之不疑以通其情又亮其不侵以責所報則庶乎能釋天下之未諭者而天下可以大治也

陶又上議官策曰天下承平既久任官之弊極於今日矣仕路寛通紛紜壅塞而朝多倖位也吏員愈衆國費益廣而生民困窮也郡縣之重政有匪人而德澤不宣也日月為勞職業不厲而萬事惰廢也人人競進苟覬

禄利而廉恥銷亡也積數十年之弊而欲一朝革之不窮其源而決之於横流未見其可以澄清也弊固有原矣入仕之法不精用人之制不慎也臣不敢遠摭古訓立為迂疎之論以取高於衆惟列述祖宗成憲參以近事願朝廷揆酌其宜而用焉可也貢舉之數雜流之選比歲講議熟矣獨任子之恩雖加裁節而猶或疎焉臣故曰入仕之法不精也建隆之制歲補有定員而重以試覆試不如奏者坐之也祥符之詔入學習經限年課

試對於廷而授之職公卿子弟有以術業不明而罷歸也夫定員入學之制固未易復於今而習經試覆可少倣而行矣臣愚以為凡廕奏者可著籍而未命詔以一藝為能若經史若兵刑惟習之聽嚴其科格而覈其能否能者官之而未能者使之退而復習要其成而後命之則上有考實之功下無增年之詐恩補之數頗損於舊而不患於冗濫矣夫州縣之吏為考六七舉者五六人則可以為京秩而治縣門資而京秩者考六七舉者

一二人則亦可以治縣治縣者六歲舉者又二人則可以為治中為治中者五歲舉者又三人則可以為郡守此國家斂才旌善之深術使人樂為之用而不已也然而法制一定循襲既久泥不知變則進退在下而與奪不出於上反為用人之大弊甚可歎也且天子之尊人皆畏信而不敢慢者惟取舍在我而不徇於衆人也今責其考任如此限其舉者又如此茍有合於式度則選吏而上至郡守皆可計日而得是下有必取之勢而上

無必不與之理安敢議其賢愚而進退哉所謂人主之
威柄者猶不得而持之也夫不議賢愚而惟式度之從
則黑白雜糅而官政敗壞不足怪矣臣故曰用人之制
不慎也臣聞祖宗之時州縣之吏陞見而改秩其陞黜
可否一出於人主之意而無必得者矣凡以私被坐與
決獄而失於深故者屢對而不遷矣自擇能吏分治方
州而責以泰彭之效矣選治中以佐武人令之為牧者
矣錄外官功過而閱於禁中矣以名名對而旌擢者二

十四人矣凡此者皆以明威斷而示奬勸也今陞見之吏未嘗不遷向之不遷者惟增歳考而益薦員也郡守治中之舉歳無常數而塞詔者衆惟有司第其先後而授之也外官之功過天子未嘗盡知也名對而旌擢者未見其人也為法如此而求任使之當將可得乎臣愚以為凡吏有陞見而改秩者莫若循按故事差次功過而特可否之增考益薦之令輒廢而不用凡京秩而上素所謂舉而陞者起今以往悉宜罷去時詔大臣部使

者二千石慎擇良吏而薦如近日尤異之比歲不過幾人命有司與左右之臣詳考行能倣用資格如比歲政府除選之類任以守宰郡丞之職明主周詢廣采而寵榮其卓然者則與奪在式度之外而進退出於威柄天下之吏孰不淬濯奮厲而求聞於朝廷哉其衰懦猥闒自知不能有立於斯世者必亦銷散縮藏而不敢覬幸矣任官之大弊庶幾可以革也又曰救弊之術如治水既澄其源而不䟽其流以就潔清則必散漫四出漸漬

汙濁之地而使為向時之患臣前所論者宜為之先可以澄其源矣繼而有潔流之議則安敢默哉夫精其入仕慎其用人者所以進天下之賢而退不肖也以一日之法制施於千萬人之間而救數十年之弊則天下之賢豈能盡進而不肖者豈能盡退邪葢亦大為之防而徐道之磨以歲月而期及於彼也夫天下之吏非盡賢而亦非盡不肖其勢相雜而未一則導之之術莫若明趣尚嚴責任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君子小人之分不可

少亂而朝廷懲勸之道詳審别白則賢者安其是而不肖者易其非何弊之不可去哉今日之患蓋趣尚不明責任不嚴君子小人之分亂而所導非所勸故也趣尚者義利之辨責任者勤怠之分也厲之以趨義而不誘之以就利所以明趣尚也然而趨義者多矣督之以勤勞而不開之以怠惰所以嚴責任也而怠惰者少矣趨義則廉就利則貪勤勞則稱職怠惰則廢事此人情之所同而天下之共知也朝廷之於百官貴其廉而賤其

貪者欲天下之吏皆廉也而或誘之以就利則安能勸天下之廉乎樂其稱職而惡其廢事者欲天下之吏皆稱職也而或開之以怠惰則安能勸天下之稱職乎且仕而受田者所以旌圭潔之行而養之非計其歲入之豐而設為高爵重位也守以長千里丞以佐郡而令以治縣名器之辨在此而不在彼也今圭田之任皆躐而授之不復議名器而惟歲入之辨守或俛而為丞丞或詘而為令矣為之者豈皆妄庸而無知哉世所謂善人

能吏者往往流入其中而無甚愧之色謂法令許我以然也趣尚之不明如此則仕者何利不就乎此貪冒之風所以起也夫張官置吏而分以職者欲舉吾事也事而不舉則職廢雖罪之亦無憾矣生民之疾苦未蠲賦稅之重輕未一監司守宰之過也可責之矣朝廷嘗欲恤其疾苦均其重輕而不責於可責之官乃特遣吏以辦臣不知豐爵厚禄而素養之命曰與我共理者將安用邪責任之不嚴如此則居官者何事而不怠乎此廢

弛之患所以成也二者非獨吏之不肖皆朝廷有以導之而不勸矣臣故曰所導非所勸也嗟夫圭田之躐授足以起天下之貪冒矣況奸贓有復用而無永黜哉祖宗之禁不如是之疎開寶已來有棄市者也恤民均稅之特遣吏足以容天下之廢弛矣況不職聞上而無失舊物哉祖宗之恩不如是之濫淳化中有處以州佐者也臣故曰莫若明趣尚嚴責任趣尚明責任嚴則吏勸而政舉也又曰夫古之循吏布宣德澤設為條教使民

宜之深而信之篤所居稱治所去見思風迹炳然垂休千載而後世莫能及之者何也非古之人皆賢而後世之吏多不肖也非風俗醇漓代變而治體不可復也意者朝廷之於君子待之不適其分用之不盡其材而遂有所不為乎尊賢退不肖者人倫之大別也尊賢所以勸不肖退不肖所以任賢此乃使天下之士求為之用而務有所立也今智愚混亂而失其別用捨重輕惟式度之聽是故雖有卓然之才雜處其中而無所辨異則

其心必亦自惰而不欲有為矣此所謂待之不適其分也法令者禁非防過之具為小人而設也君子不幸而過猶議其賢能而釋之則用之於君子可疎而不可密也可疎而不可密者使才勝於法而足以適用不使法勝於才而無能施也舉今之法盡密於君子而使之不能施其才矣科條詳悉網羅備具大至於生殺與奪之間小及於出入起居之際一不可離於法是故雖有倜然之士願發所存以盡行已之道回環四顧而皆為法

之所繩則其心憤懣沮怯而不敢復議安敢觸罪冒禁以求驚世駭俗之名乎是以其勤勞止於簿書刀筆其思慮不出於規矩繩墨矣此所謂用之不盡其才也夫君子之始仕則未嘗不以濟時及物為先務安有不欲不敢之心哉及乎既從事於其間而觀其勢之如此而志願之相違也於是抑而不振晦而不彰湮而不流藏而不試惟明主思致天下之力而輔成治道豈不惜於此乎昔之賢君待循吏者可見矣拜刺史守相輒親見

問觀其所由不數變易使民服從教化有治効者勉以
璽書賜金增秩公卿缺則以次選用今皆不可得而有
也民政之重宜莫如守宰一官而共之者三人羣趨於
有司閱籍而聽命計以歲月輒復代去雖百職曠惰而
未至於受賕則澄按所不及其術略不苟而民賴以治
則碌碌言罷退而合為一又羣趨而聽命矣其所得之
分則分毫無損益也昔之賢臣為循吏者亦可見矣使
郵亭鄉官養鰥寡貧窮而又為之制喪祭之具也擅發

倉廩以賑餘縣流民而得全活也減少府用度賫刀布遣諸生詣學京師也以守相賦斂違法而遽解印綬也以孝婦寃獄不理而謝病求去也今皆不可得而有也於法無有而人不可以行也一郡之廣坐視斯民之將斃而不能輙濟者朝廷有未報也一邑之大熟察斯民之所勞而不能輙革者州郡有未從也不慮乎此而遽為之則姍笑其近名貶駮其興事甚者至於罪廢而不錄也昔之人恢閎曠闊多出於繩檢之外以望其成功

今之吏委曲遜避以趨於法禁之中而求其無過也嗟夫上之所任者既如彼之輕下之所畏者又如此之重則尤異之效循良之政何時而及於古哉待之有别而使進退出於威柄則臣嘗議其略於前矣嘉祐之詔有察守宰治行而命以久安者何中道而止也惟明主既先之以擇才授任而不取必於式度又繼之以循率先憲而戒其屢易以拂去不欲之心而使之磨礪凡天下之吏有以宜民便國而抵罪者可特議其過而時亦宥

之勿拘深文遂至廢斥以振動不敢之氣而使之馳騁則賢者無自惰而有所施古之循吏出矣昔漢臣有言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無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可為今日道也

陶又乞戒飭謝景溫劄子曰臣竊以朝廷威令之不行亦已甚矣爵禄者人主所持以為馭下之柄而臣子乃敢自擇其輕重也王命一出而遽改之中外無以取信則何以聳動四方而尊國體乎蓋自陛下繼統以來恭

默未言紀綱法度一付宰執凡有進擬多可其奏遂使不知分義之人動懷儌倖謂朝廷可慢而命令不足虞進退去就惟己之便此風一啓為害不細固當戒其漸也西蜀天下之大鎮事權委寄素號雄重出守者有大用之漸陛下於臣僚何負矣近者差謝景溫知成都乃以老病求免其意非他蓋重内而輕外好近而惡遠避難而就易且有所待也况景溫自開封以罪罷去得知蔡州在蔡州未數月遷潁昌未赴潁昌乃知成都可謂

恩渥隆厚矣不滿其意有以為辭委質事君豈可如是
景温果病且老乎則宰執不當除之使違命而不行也
果非病且老乎則是内倚權要親為之助而自擇其便
也彼大邦名鎮慎選而任之尚且偃蹇不行傲慢自若
則窮陬僻郡閒關險阻聞命而往者又何不幸也雖朝
廷委曲涵容徇從其請遂領便郡而公議殊不平之平
居無事優假太過今日除一官而不行明日遣一使而
得免萬一急難倉猝不知如何用人矣祖宗之世孰敢

侮慢至於此也昔真宗除郭贄知大名自陳戀闕真宗曰朕命贄知大藩而不行則何以使人卒遣之又以陳若拙知潭州若拙懇辭不已遂令責降英宗以閻詢知廣州遷延不赴乃落待制知商州此皆人主慎與奪之權重命令之術也願陛下法而行之夫景溫之事詔命已然臣非敢乞行追改止欲望朝廷特令戒飭以肅驕蹇仍乞宣諭宰執自今已往凡有除擬並須慎擇其人使無可避之理務在必行或敢妄有辭免即行降黜所

以重命令尊朝廷乃今日之急務

鄧潤甫除翰林承旨中書舍人鄭雍當制制未出言事者五人交章攻之換為侍讀學士雍言二職皆天下精選以潤甫之過薄不當革前命以為姦邪不當在經幄今中外咸謂朝廷姑以是塞言者如此則邪正何由可辯善惡何由可明若每事必待人言是賞罰之柄不得已而行非所以示信天下也

時二府禁謁加嚴雍為左諫議大夫又上言曰旁招俊

又列于庶位宅百揆職也彼有足不及公卿之門者猶當物色致之柰何設禁若是且二府皆天子所改容而體貌之者乃復防閑其私如此乎於是援賈誼廉耻節行之說以諫詔弛其禁

帝嘗問朋黨之弊御史中丞胡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為黨君子葢義之與比者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韓川遷殿中侍御史上疏言曰朝廷於人才常欲推至公以博采及其弊也則幾於利權勢而抑孤寒常欲收勤績以赴用要其終也則莫不收虛名而廢實效近制太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遇大州闕則還諸所表他雖考課上等皆莫得預推原旨意固欲得人然所謂太中大夫以上率在京師唯馳騖請求者得之為多至於淹歷郡縣治狀應法者顧出其下則是謹身修潔之人不若營求一章之速化也於是詔吏部更立法

八年左司員外郎張舜民乞留范純仁上奏曰臣聞物之危者莫甚於綴旒朝露事之急者莫過於拯溺救焚以今日朝廷之勢言之彼二事者猶未足喻也東朝在殯陛下初總萬幾求助之心夙宵在疚天下之人傾耳拭目以觀盛德日新之政而大臣不安小人得路數日已來朝暮忷忷至於市井行路之人皆謂宰相爭議不叶出而避位在於平日已驚動耳目況大行太皇太后殯塗未乾股肱之間已見攜貳若不有小人乘徽間諜

亦未必至此又見已經雙日御殿别無宣押指揮便謂
聖意已有厚薄純仁必不肯住浮論百端不可縷數然
臣愚獨念大行太皇太后名范純仁於服藥之前而陛
下聽其去於大殮之後不惟君臣去就之分如此之速
小人間諜之謀由此得行使朝廷治亂之端自此遂分
而於聖德初政亦有深累在臣之愚與凡百姓在廷之
士都邑四方之人寧不為陛下惜也嘗觀前代去留大
臣所繫甚重近日劉摯蘇轍之行有如遺芥中外之人

不知其由識者歎駭疑惑至今未已今純仁又去安知居者之得自安乎一年再出相二年三出相非朝廷之美後雖有臯夔稷契誰肯盡心竭誠以事陛下乎上則大臣自疑下則小人乘間朝廷之勢不言可知以臣之愚不若且留純仁仍乞陛下面戒二相使之叶力濟務勿聽間言内足以伐小人之謀外則以厭四方之望使天下之人咸曰純仁欲去陛下能留之小人有謀而陛下能伐之惟君知臣惟睿作聖寧不美哉臣職不在言

路身非邇臣獨區區之誠見危急之微萌憤朋黨之傾
扇痛東朝之委託憂陛下之孤惸伏思雪涕出位失言
不勝迫切之至
貼黃臣於元祐二年嘗備員御史上殿親聞大行太
皇太后宣諭祇為官家年幼臣僚且要盡公勿令
小有朋黨今聖訓在耳仙遊未遠而朋黨已成追
誦德音不勝摧痛
元祐中劉涇上時議策論人才曰臣聞皇車帝輅置之

隙閒而不以載御則腐聚猶積薪象尊龍瓚置之暗陋而不以獻酌則汙賤猶瓦器人材作輟殆有類此葢天下不可一日無人而胚胎盤錯固有漸就非君師孰識之哉朝廷據大鼎烹千歲不調之珍羞養賢無方可謂盛矣然臣不避竊有疑者或大作之或大輟之使人材一摳而憔悴何也比年之前取材之路廣用材之基峻得材之藪富方斯時也天下之士挾寸銖者不安於家日夜增長人人以見遇相波瀾君相歡忻各得所願可

掌而見也一噎之戒至於廢食取材之路廹狹如山蹊用材之基陵遲如蟻蛭得材之藪空荒如壊圃天下之士聞有處於家者矣無復曄曄煌煌可照之光采也夫豈以取材之路廣則爵禄有濫及之憂用材之基峻則小人有輕進之患也哉君子小人更為倚伏兼收博採則此類何所不容要之識用君子識除小人而已以輕進為患而一切拒其來正所謂廢食於噎也臣官小邦去國為遠莫能磬知然比日取材用材得材三者何如

哉臣恐士大夫委放怠而不自振舉山林迂野妄以鄙論疑朝廷也臣意人材比他物他事不同早夜提撕於前鞭策於後當使之以千里為歷塊九州為席上可也少不介意則平居福會可以幸免一遭急難則爵禄濫及尤甚於取材太廣之初小人輕進愈多於用才太峻之際豈若謹持之處作輟之中定以為天下豪傑之歸宿乎詩之用賢育材常居太平無事之秋蓋太平無事則人君以用才為不急而有至於藐藐故也古者有大

過惡朝黜暮收者匿金盜嫂臣賊是也匿金盜嫂臣賊苟材足贖焉亦安得以一時之陷溺遂終身廢乎凡人見困於空乏拂亂之地動心忍性者罕矣從而後用之則感激罪悔可以死責此古人所以有取於匿金盜嫂臣賊之意也臣願陛下加廣取材之路拔車山淵試以難劇如昔始事之時至於宿愆疵瑕皆得復用以洗滌山川欝欝之滯氣加峻用材之基無遂廢於小人輕進之噎加富得材之藪以上齊文王棫樸宣王采芑之事

較他事物相虧補利害何如哉葢自天地闢位以來未有以多得人材而反至於潰亂弱削者也

涇又論縣邑曰臣聞守令之擇其難一也而今尤為難方天下簡便無事則銓門如歸市爭取徑去無留轍者比年以來銓法為之一變先後名壓當與不受往往淹歷歲時或下就空閒不急之局以芘藏其身至用換武麄使衝停過惡之人以充其乏而使士大夫有不樂就之心銓司有輕用之意受命之日一縣之綱領百里之

民已自墮壞矣尚何督責寄委之虛文哉以臣究觀縣道其法度既以可守而甚者特苗役事有陷失不前之憂然又力堪倚辦則雖百十苗役無足念也誠不樂就者縣有大小事有簡繁大且繁者過常多小且簡者過常少然其間盡心力為之與夫偃仰休閒而治者同一官守同一罷去而上下法網又常寬於大縣無功足過在人情亦安肯俛首就之哉熈寧之前縣有望次其祿金分十千至十五隆殺之美非此色人不得為此等縣

雖其拘攣然亦可以懲艾矣今選人祿金第為一例其
以資序升饒者又別事也祿金等則利圭田圭田等則
利事簡三者無所利而徒就事繁過多之地雖使卓茂
魯恭尚有難色焉臣比見武人以試法換廕子以歲月
遷往往出為大邑其詞言進止百色梗梗良可取嗤侮
而況責其稔政事為陛下愛百里之嬰兒乎是為奸胥
過惡之愚弄而已以此言之負不洗之過愆而傷弓破
膽又可知也臣聞諸議者謂宜以事體簡劇為上中下

三等上縣月給食金五十中縣月三十下縣不給仍以所隷縣贓罰不係省錢充則官無横費而人有樂盡之意矣今兼兵之邑監當之局一比常邑所給為優一比常邑所給等而責輕此所以人人樂就焉陛下試以今官局較之有安坐無事而月給食金者何可勝數至於州縣主糴之官出金入粟曾無寸勞而數滿萬則巳自次第給之矣反於縣道重愛惜乎又況官無横費而使人人樂為其利害何如哉乃若議為循資減年升季等

賞則臣疑過甚而恩有不及周者况今興利捕盜試法
差委其常典大率用此又加以縣道歲月之遷則益紛
紛矣所以處縣道者既重矣然後可以議擇材而受也
故凡上縣則歸之中書為堂除少倣今守倅權入之法
或旁升或止用皆可也中縣委銓司以所謂脚色者差
擇焉是一舉而兩得之也則賢者獲盡其材而不肖者
可以謹守免過今司農之丞簿以歷縣道為正益新進
羈生有不聞稼穡之勤故爾司農上有大吏非此屬所

得專而猶峻為之若此況一邑百里付在令手而使之紛紛顛倒為左右口實彼丞佐亦安得必正救之哉朝廷每一造新則嘗責監司以對移舉選倚成為急而監司又怱怱奉行而已與其澄汰之於末流則曷若追始出之本一清為源源源之利乎比年以水利擇材固善矣然一邑百里徒以水利為恤則他關民事者果可以恝然而已哉今所謂長官者人人羞之而謂諸宰皆曰知縣奈何使親民之官與芸夫牧子比也亦惟朝廷有以

增重焉

同知太常禮院劉攽輪對劄子曰准御史臺告報臣次當轉對者臣器識淺庳知慮短乏不足以周知先務裨助教化然臣年七十讀書學古所聞不少經歷世事所見非一愚者之慮何啻千數將有一得上副詔求臣某頓首死罪具條畫如左臣觀前世之事見致治之道莫不始於務民所以使務民者在於治民之官治民之官不同有善取民者有善養民者善取民者得民財而已

行一切之政不日而賦入如意趣了目前似若可喜善養民者不然必縻以歲月曠日持久勤於撫字而後百姓家給人足其效難於遽見然善治天下者知取民不可以久常而養民之為貴故去彼取此國家承五代之敝聖化更治不數十歲而民安富葢貴養民之吏而吏得其職爾何以言之本朝之法中外之官莫不以郡縣為資敘百官知民事之為先賢才不以居外而為卹是其所以宣布德澤周遍幽隱臣愚以謂此尚有未盡者

宜稍益而廣大之且郡縣大小不同事之繁簡相違當差為五等異其品秩殊其俸禄自守令掾屬幕職以為陞降能者進而居上不能者退而就下即中都顯官須人輙取其優最者予之如此則中外之官知務養民為先莫不競力於民事則百姓何慮乎不富庶而王化何憂乎不淳備哉臣聞前漢議秦人之政曰徒文具無惻隱之實是實要之確論也國家法令詳備每有所施為輙著為條貫而未嘗求民之情夫法令所以助治而非

為治之本也今設以無辜之人文致其罪案牘完備在上者雖極聰明無由别白則此無辜者終亦已矣由是觀之法令雖完不如吏之良也既得良吏亦宜闊略微文使得申其智慮如是則聖澤下究元元蒙恵矣又伏見朝廷分别諸路使監司督察州郡諸路皆數十里之廣列城至于百十生齒之衆官吏之盛監司為上耳目而聽視之若不清廉好義不足以正身率下若不智恵敏事不可以興利除害若不平心一意不可以分别臧

否若不勤身勸事不可以周遍幽隱四者有一則一路之治無由可舉國家付其重權而内無督察之者中材之人莫不因循苟免或肆其喜怒寵頑用嚚或顛倒民務以害為利或怠惰自肆不勤職業或思避權要抑絀孤遠甚無謂也臣謹按漢事御史中丞外摠州郡故贊薛宣之材為其所稱進黜退白黑分明今國家亦宜如漢制擇御史二人分察外路監司聽其風聞言事即有顯過露章推劾如此則案察之官不敢曠職朝家耳目

萬里無蔽矣

哲宗時校書郎李昭玘論治吏進策曰君主靜臣主動君任逸臣任勞靜而逸則使人動而勞則使於人故動而不辭勞而不怨者義之制也舉天下之物無以易我者莫大乎身舉天下之人無以先我者莫親乎家既以身事人則身不得而有既以家食人則家不得而懷可予可奪可殺可活莫適而非君也又焉得擇事而後安哉孟子不往見諸侯孔子君命召不俟駕曾子居武城

越寇至則去子思居衛齊寇至則未嘗逃以孟子則無官也曾子則師也若孔子之不俟駕子思之不去葢事君之義不可不畏也先王之時大夫使於四方雖四牡之嘽嘽周道之倭遲勤至於不敢懷歸憂至於不遑將母其心則非不悲其居則未嘗寧處不以不能忘私之恩勝不敢慢命之義故也非特使臣之如此也至於戍役之士亦然薇既老而不得食歲既暮而不得歸驅之以行道之勞迫之以雨雪之苦告之以靡使歸聘之私

心繼之以我行不來之死志義使然也非特戍役之士如此也雖婦人猶能勉其夫之勤勞告其夫以不可懷歸之義凡以致其義而巳矣夫或生或死或安或危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是數者皆天也若夫遇事不苟免臨難不易節有質直而無流心此士之於君臣之際當自致而已茍為不知義而操富貴之勢憂事物之累惴惴然惟恐其去已則凡可以避患者無不為也臣嘗觀東漢之時班超開通西域立功萬里五十國皆款關

納質馬援清隴西定嶺南跋窮域冒毒霧終死蠻徼二人者豈甘心絶域萬死一生之計哉忠義所激然也以光武之賢臣能自致如此而陛下聖德聰睿不自有已優禮公卿大夫輕施爵禄嚮之以樂與之心屈之以不倦之聽將以責在位之臣行令而無壅赴功而不憚然而天下之大事社稷之長策古人未盡之遺利當世必行之良法皆出於上之經營注措之先而猶不能奉承趨走以應指顧至於轉徙以避事苟簡以違命懼遠適

則以親辭厭繁使則以病告使人之如此孰有為上守節死義者哉何不旌拔一二忠義之臣與議政事放斥不職之吏錮而勿用以懲偷慢以勵風節使兄弟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捍難禦患之臣誠死城郭人君恭巳正南面其於責成也何有

昭玘又上策曰先王之設官也與之亮天工治天職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朝無幸位位無曠事然後

可以比羣吏之治收庶績之熙而成王業方其任人也未嘗不勞於所求優其所使盡士之明先王之道達今王之變者得位則行不得位則止迎之以至恭則就不恭則去故有爵以貴其德有禄以富其功有冠冕佩服之尊有車服徒御之盛所以立於朝廷長於民上者遇之已至矣屈樛木之高而引之無遺虛卷阿之中而受之無拒有諫則行有言則聽與之以美意樂之以至誠又亦至矣為人臣者固宜同寅協恭正直在位致其道

以養人修其身以行法内盡其心而不欺外竭其力而不懈不擇事不辭難知無不為為無不至以服其下之所勞以報其上之所施不能如此而私義以害其公私智以非其上懷禄圖存背公死黨則先王復何以馭焉有刑以治之而已夫刑之所加常在於不善之小人今乃致於公卿大夫之際下則喪廉恥之節上則傷尊賢貴貴之義非所勸也先王之意以謂使之既有禮養之既有仁在位獨不恤而違上慢命以亂成法所以設官

分職復何望於治人哉此刑之不可廢也方其功之所取則晝日三接不嫌於無威罪之所去則肆諸市朝不疑於無恕堯之於舜雖迭為賓主而善善之樂惟恐其不優舜之於四凶雖放流竄殛而惡惡之刑惟恐其不著聖人之情無所茍也其於進賢退不肖之義各從其當而已矣周官太宰以官刑糾邦治大司寇以官刑上能糾職大司徒令於教官曰各恭爾職考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雖然其刑之也又豈一日而

誅之而輕終身之善哉日不至則待之以月月不至則待之以歲一歲之遠猶以為未也三歲大計然後誅之夫誅之則甚厚奪之則不速然猶碩不即工以干上之典此刑之所以無赦也先王之責人也既如此之詳而躬自厚者亦未嘗不謹也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檢身若不及然後制官刑以儆於有位者躬自厚之道也主上取人以身修身以道凡謀之所可聽言之所可行降之不遲舉之不次朝獻其言而暮試其能朝為布韋

而暮爲卿相用之不違其學與之不求其備可謂厚於與人矣内則於穆其德外則勤勞其行敦信以一好惡明義以審是非可謂自厚矣官人百吏猶不能徯上之志行上之令告之以嘉猷示之以周行或乖爭以起事或偷慢以違命罔上而不忠趨利而無義在所察治而已傳曰臨事接民以義應變寛裕有容恭莊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治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一年而與之始三年而與之終今之謂

歟

紹聖元年吏部侍郎彭汝礪上奏曰臣等以謂治天下之道在得人欲得人在知所以養之吏部總在選百官之籍審功罪資歷凡升黜之事以詔朝廷予奪自唐以來為任至重於今非古矣廢興進退條目具備凡所注擬吏抉法以前曰某人於法如此在所取某人於法如彼在所後長貳無所可否惟法之為聽雖知其人為賢否錙銖不能移輕重夫知人亦難矣今可以知之者莫

若吏部觀其事而知名實聽其言而知好惡見其容而知厚薄察所舉而知所與斯亦過半矣臣以謂人材空乏之今日為甚謂當稍責吏部薦拔材能上於朝廷朝廷察之或賜以對或試以事籍之以待任使焉凡薦惟其人非其人而薦之為朋下以人君為可欺為罔上朋下罔上必誅無赦如此則士皆知自愛以待上之考察任其事者皆思為朝廷得人不敢為苟簡計此豈小補之哉然其要則在擇長貳而已若夫明好惡以示之隆學

校以養之選師儒以教之此惟陛下加之意而已

二年秘閣校理畢仲游上言曰君子以名用人者為其信於衆也一人譽之不足以成名必衆人譽之然後可以成名則名者信於衆之謂也然士有依名而蹈利不思行已之何如養交取合亦足以成名者故君子之用人必索其實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試者所以索其實也而太史公亦曰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

奸乃不生則名實者用人之大契君子所以配仁義而並行之公道也昔漢宣之治雖不及三代然刺史守相輙親見勞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漢世多良吏於孝宣時為多而龔遂黃霸之徒皆得以良吏自見於世元成而下孝宣之業雖衰然名實之法猶有存者故建武永平間郎官出宰百里尚書令僕亦為郡守而虞延第五倫鮑昱之徒吏以郡守入為三

公守令之重如此是以卓茂魯恭皆以縣令為循吏茂亦卒至三公則孝宣名實非徒一時之稱葢得孔子試之之意而後世可以循用故也自唐以來官在内者重官在外者輕故張九齡欲重刺史縣令之權歷都督刺史然後入為侍郎列卿歷縣令然後入為臺郎給諫而法亦卒不克行本朝之制九品可以為縣令七品可以為郡守則是九品之賤已當漢郎官之選而七品之人已任漢令僕事矣持禄處内者既無治民之責而多進

退之門守法在外者則數出於俗吏而不見用就有用之者不過由縣令而居幕府由郡守而為監司所謂臺郎給舍令僕三公未有由此途而出則內官安得不重外官安得不輕是以名實相紛毀譽淆亂養交取合之人漸以得志則守令如龔遂黃霸卓茂魯恭亦何道而進今兩漢之法雖卒難行然當體其大意稍重郡守縣令之官通都大邑有善政者數加奬厲使必由縣令然後居寺監由郡守然後至臺省則人人樂於外官赴功

治職齊民可受其賜而寺監臺省亦將得真材毀譽名實無所紛亂又合孔子試之之意葢事有不名而自至者西漢重功名則權奇倜儻之士出東漢重名節則蹈難死義之臣衆有唐尚文詞則詩歌賦頌綴文之人亦出而不絶今果重在外之官使必由縣令而後居寺監由郡守而後至臺省則為良吏者亦將不期而自至名實之論惟所加慮

仲游又論人材上言曰人材之所以難得者非難得也

物生天地之閒貴賤美惡未嘗偏無何獨至於人而無材耶其所以無材者知之不以其道處之不以其分是故雖有材而如無材材之在人非比貌象聲色可以外求也不更事變則有材者且不能自知而況他人而可以知之乎蕭曹絳灌樊酈之徒非與高祖遇則沛上之刀筆屠沽負販人爾豈自知有將相之器哉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吾有所試矣又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以孔子之聖宜不

待試而後知人而孔子必試之則聖人之術可見矣所以者所用之心也所由者所更之事也而所安者窮達利害不動之謂也既原其所用之心又論其所更之事卒要於窮達利害而不動則人之賢與不肖材與不材已過半矣而有譽之者且必試之而後進則孔子之門多賢智者其道然也後世取人之詳者小瑕細行或廢其終身而用人之寛者抱大故而不問既不原所用之心又不論所更之事卒不要窮達利害之際動與不動

而有譽之者又往往不試而後用則雖孔子之聖殆無以盡其賢與不肖材與不材故曰知之不以其道也人之無材未能害於事也惟有材而不肖則可以亂天下故有材之人所宜深察賢與不肖之時也而近世之用人取其材而置其賢不肖人或問之則曰我用材爾此在上者自以為知術而智士之所以寒心而太息者也漢之張湯桑弘羊唐之裴延齡皇甫鎛唯其有材而不肖故雖汲黯卜式裴度陸贄不能與之敵而卒亂漢唐

之治則用人者當先定其賢不肖而後論材與不材昔堯之用人伯夷典禮夔典樂后稷播種臯陶為大理而皆君子也使后稷有張桑裴鑄之行而能播種堯肯任之乎而近世用賢則不問材不材用材則不問賢不肖用賢則不問材不材猶可也用材不問賢不肖則不可故曰處之不以其分也今以大宋之有天下豈比前世而獨乏材也惟知之以其道處之以其分則材將自至材者至而天下治矣然私有所怪者莊子曰寓言十九

重言十七夫人之材雖寓言重言之所增益而不寓於他人使有重者言之而自獻其材則材之大小已可知矣而近世之用人十有五六其自獻者此又愈於知之不以其道處之不以其分然則知之以其道處之以其分而無取自獻之材正今日之先務

三年監察御史蔡蹈論臣僚上殿不得差遣上奏曰臣竊見朝廷近日引見上殿臣僚已蒙賜對退而俟命十有七八不報而去臣伏思疏遠小臣偶緣薦引乍瞻天

顔罔不震懼進對之際倉卒遺忘所不能免若其辭貌不近柔佞而有鄙野之氣就列之久會有變革且器使之以觀其能既而無所取材斥之未晚先王之時務得人材雖侏儒聾瞶有司火修聲籧篨蒙鏐之用所謂器而使之者也今朝廷方患人材乏少職事官員闕自左右僕射而下以至寺監丞簿往往通攝無以充數今其進既難則人材益見乏少因而自抑不敢以賜對為望則遠近相傳士志畏怯不自勸勉殆非養才也詩曰芃

芃棫樸薪之槱之傳曰量才而任官度德而定位又曰與人不求備如此則下無遺才而朝無虛位矣官人之盛雖成周不得過也惟陛下圖之

哲宗時改元建中靖國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為名右正言任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葢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